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鑑

撰

地八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爲得正統若北魏齊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咸行典禮謂之北

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叙史者之微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故茲並陳用爲照映

釋

贊

北魏都雲太祖建故

總

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殊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弥殿者
闍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

祖太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爲輔國宜城子

僧受俗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爲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
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
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
之弊男女合炁之術三張者張陵令病入藥未收過其後張脩張角

效之五年建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

普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

謂太武也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爲安城公壽八十餘卒

帝三臨其喪

賜靈公之號

太武

康明元子

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招提_{為翻常住}十方四

妙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

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洪

二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

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子

帝以語崔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

帝恐陛下耳帝怒杖玄高慧崇縊殺之高弟

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

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

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

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爲生即見高於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冠謙之於嵩山立壇爲帝祈

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為教世之法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為君主或分形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迺言於某處某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

之號囑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惟哉廢後崔浩以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其法運之一危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弑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謙之乎

三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冠謙之浩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吳國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

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阨之太子屢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自爲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獲牙遺孟子鼎列文軍也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於死

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溺其口湖乃弔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屍至糜濟乃止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弑帝于永安宮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時號白足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帝命趣斬之趣音促無所傷大怒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癰疾同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其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

興安元年詔曰夫爲帝王者必極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弘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擗群邪開演

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

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

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載其有

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如刀一切朕

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不郡縣各達浮圖

一區欲爲沙門者聽初劉賓沙門師賢五人

四

來京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

親爲五人下榻以師賢爲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

待以師禮隋百官志曰寺掌佛敎署大統

謂副官以管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子

興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爲太祖已下五帝
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

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

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

民

又諸民犯重罪者爲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

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

注家未嘗

之義僧祇此云大眾佛圖亦佛也

此云覺者言戶者佛寺之民戶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
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

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

突厥文
氏

遷都洛陽

改姓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
寺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今祭天地
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

牲命

典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爲衆專講四分律門

人道覆錄爲義疏

此解四
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爲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
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
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
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
信史卷云此論最多指羅什所著以
嵩師嵩授解論授此解論之始也。京
兆王太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
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敷皇太子以四月
八日爲落髮于嵩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爲尼居璣光寺
二十一年詔爲太后建報德寺爲羅什法師
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
洛京諸寺佛像入闐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
歲以爲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衆
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

次子
孝文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進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爲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

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

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
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
溫造暉遂舍宅爲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
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
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爲婢供寺掃洒三子瑜

述

禪

六

禁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
後竟出家爲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
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遺令以沙門

禮葬察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

孝明
謂宣武

禪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
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真金像高丈六浮
闕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靜鐘鐸
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柱西天求經

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
誇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僞大尉蕭綜等劾奏
開天僞經罪當惑衆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
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
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七

孝莊

子
王
子
傳
連
子
傳
連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日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爲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爲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爲行無賴爲其徒所擗乃去
爲杖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爲亂衆推慶
爲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麁
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

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邊使持節討破之禽法

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
達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

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

恭廣王羽孫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齋石像俯首終日大眾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灾火三月不息後東叢
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爲雲霧所蔽

文帝

寶炬文之孫也

西陽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大統元年

敕沙門道臻爲沙門大統。

初祖

遷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

往禹門千聖寺十月

五日端坐示滅門人

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

繫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

異貨出之

孝武

惟廣平王之子

濟

濟

濟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
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
祐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
異貨出之

孝武

惟廣平王之子

濟

濟

濟

孝靜

十三年矣使不然則別一使者誤言為末雲耳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濟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
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爲寶賢住
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城自屍
中起以刀斫賢脰斷而死人謂毀函之罪若
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

佛六斥爲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
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脰如斫其函感報
之速自心之名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
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
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領告以禍福使人知
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

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耶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
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
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
鄙粗倉胡反不精經無數形深鍊神明乃至無生而
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

君子之三畏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又有良大人畏聖人之言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
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
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爲深
密北齊經收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

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跖蹻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誠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來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祕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矣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現

九

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敍其事故范畢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音梵寫即天竺

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閑往還而數開叔葉乎袁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

闡教通幽洞冥魏收撰魏書其志佛老子曰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敍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該贍其之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未信也

北齊

郭

文宣

高洋受東魏傳

卷

七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爲國師國師始此○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

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師接伴

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求師畫象

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

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

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

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

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

章成都嶺南薊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

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鑒禪師講

會各各堅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爲可觀

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直

持音也

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

柞也

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圓澄所造賢

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

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審

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

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戒左

染

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

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帝即

悔謝謂僕射揚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邪

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

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

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

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詔置昭
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爲大統令史真置五十
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回萬餘寺咸禦風
教帝築壇具禮尊爲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
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
陽使人乘一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
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
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
爲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
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闈自陳請道
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衣鉢皆飛
宮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
無人哉上統舉疊顯願時被酒出曰汝曹聞者
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
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
此土

靜曰釋自標爲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
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平靜氣咽無對群
臣皆忭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
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
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
道者世中假妄麌蘖是味清虛焉在瞿曇斯

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宜皆禁絕
不復違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屍解於宋
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
十年不應今日復有脩靜菴曰因梁棄道
自梁奔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焉可信

也矣

卷

三

塞智希並於鄼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國
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
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
師嚴黜道教其教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

梁荊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魏所破遂歸
於齊帝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
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
歛縮身止三尺歛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
嘗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文宣在位十年百日天

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遞代坐位下及在
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邪舍
於天平寺翻譯敕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
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瑞基禮
宜備敬備猪事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

聖寺沙彌以智碩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爲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

湛高祖
第九子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

十二

晉詳六十
卷者
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

愛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徧臨刑刀二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

刀痕此經遂行目爲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

人妾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目使瞽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

韓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脩鄆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

開帝
諱安

字文覺太祖第

閔帝
諱子受西魏禪

四年受禪不改元

大統二十一年

詔僧實禪師爲周國

三藏口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
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僕於檀
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

池十三

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今

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
第四子

保定三年

諱邕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

三陽龍集天井

基

者著

歲首也

當令

所司

奉造

一切

經藏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
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
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爲外
教釋氏爲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讚
以誠緯黑衣當王心忘釋氏張賓說帝曰庚
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
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爲本終不苦
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
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徧安大乘五典以平延
者無間道俗問擇怨親以城隍爲塔寺即皇
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
令德作三綱尊耆年爲上座選仁智充知事

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糾之心八方
有歌周之詠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
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
卿僧道互為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
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
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為
先道次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
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
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

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勝之

弘明集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為宜真佛
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
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
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
法師出衆抗答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

池

十四

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
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為然將同
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
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
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

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何不同達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詔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竇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此玄聽制玄安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及眾者二百余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屨以參琮等爲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慟不食而終前魯作二教論。法師靜鵠聞詔下詣

閑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石引刀自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阤者世人之業感耳以故大小三灾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

洪
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有疊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鵠皆爲法忘身求復大教而鵠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感動世人俾知爲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時知

非諸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
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羸疾身瘡大發遂殂德至

宣帝武子

憲

寧

靜帝荷宜子

孝

惠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
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
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
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
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今簡耆舊
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

京陝岐寺為國行道乃敕智藏等長髮為菩
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
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
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鄒
國公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
尊像丞相揚堅與陝岐寺智藏靈幹等再落
碑度僧二百二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憲

惠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